

柯云路

衰荣

上卷

衰与荣

《京都》第二部
上卷

柯云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京都》三部曲的第二部，仍分上下两卷。

在本书中，已为读者所熟悉的主要人物李向南和几个与之相关的女性林虹、顾小莉、黄平等的命运，均有重大的发展。他们的爱情纠葛，也出现了新的角逐。同时，通过众多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了当代京都生活纷繁多姿的各个侧面，包括许多新鲜的场景，塑造了不少内涵丰富而又有趣的新形象。作品进一步揭示了改革大潮中的种种矛盾，旧事物的解体，新生的阵痛，时代在因袭羁绊中的艰难迈进，人物性格也因之蜕变、升华，从而体现了世事沉浮、衰荣的哲理和题旨。

责 任 编 辑：章仲锬 何启治

衰 与 荣（共两卷）

SHUAI YU RO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59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6\frac{5}{8}$ 插页 4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1,200

ISBN 7-02-000706-6/I·707 定价 6.60 元

天者，夜昼；
地者，衰荣；
人者，灭生。

第一章

夏日的大雨，象是神秘的、广大无边的厚厚纱幕笼罩着京都。

烟雨迷茫中，京都静静的——那哗哗的雨声象是一种神奇特异的沉寂——一动不动地坐落着，又象是在缓缓地、不易觉察地一点点移动着。

朦朦胧胧，在满天铅灰色阴云中透出的暗淡天光下，可以看见那轮廓模模糊糊的高高低低楼群的灰色剪影。

一个童话般的、静寂的、神幻的、被雨淹没了的世界。

白茫茫的雨幕中，迷蒙蒙的西山。故宫。天安门。电报大楼。笔直宽阔的长安街。密集的、沉默的、浩浩荡荡的汽车流。除了雨，似乎听不见别的声音。

红绿灯在烟雨中晶莹地、梦幻般地闪烁着，从长安街东头到西头。

成千上万的汽车尾灯，红的，黄的，亮着，闪烁着，密密匝匝地流动着。

被雨笼罩着的建筑工地，空寂无人。一切都是静止的：一动不动的塔式起重机，一动不动的水泥搅拌机，一动不动的一排排小推车。被脚手架围住的半截楼房在雨中黯然沉思着。

首都剧场。戏剧海报。刚散场，黑压压的人流从大门涌出来，漫上街道，东南西北地分流开来。雨雾中，晃动着五颜六

色的折叠伞。一件件雨衣在闪亮、滴水。密集的急匆匆的脚步
.....

一片宽阔而美丽的绿色树叶，在雨中不引人注意地、无声地从树枝上飘落下来。

林虹和范丹林打着伞，提着箱子、旅行袋，穿破雨雾沉默地并肩走着。

他送她去电影制片厂宿舍。

“你准备从此踏入电影界了？”过了好一会儿，范丹林问道。

“我想不了那么远，那么多。我现在想的是先拍好《白色交响曲》。还有，我马上想到的是能有一间宿舍。”

“我可以去电影厂看你吗？”范丹林目视前方，一派军人风度，冷静地问。

“当然可以！”

“经常的呢？”

“你不会有那么多时间的。”林虹温柔地笑了。

范丹林沉默了，蹚着满街流淌的雨水走着。林虹也在沉默中思忖着自己的回答。她眼里含着一丝有趣而又有点恍惚的笑意。

他们在寂寥无人的车站牌下站住，看着白茫茫、空荡荡的街道，等着。

“这雨让你有什么感觉？”林虹问。

范丹林凝视着雨景，想了想：“神秘，冷静。”

“这雨让我感到清新，愉快！”林虹仰头向后抖了一下头发，笑了。

一辆无轨电车急驶着在他们面前掠过，溅起银白色的

水花。

那片绿色的落叶在他们头顶上方翩翩飘过。

雨扫荡着玉渊潭湖面。

白色烟气浓雾般弥漫着。整个公园空寂无人。一只小船在烟雨迷茫的湖中心漂着。隔着湖面，隐约可见对岸的绿树在雨中一排排伫立着。

她——万红红，也在湖边伫立着。

迷离恍惚的目光凝视着一片迷茫的湖面。

这是十几年前她和范丹林一起散步的地方，一起游泳的地方，第一次拥抱接吻的地方……

范丹林在雨中迎面过来了。扑朔迷离中，他不断变换着形象。这已经是一个她不认识的男子了。他高大而畸形。穿着游泳裤，黝黑的肌肉在雨水浇淋下闪闪发亮。她仰视他，感觉他的腿非常粗，下身非常阔，肩却变窄了，头也小了，不合比例了，还看见他两腿间那部位贴着游泳裤雄奇而粗野地隆起着。他俯视着她，不可捉摸地微笑着，然后转身一个猛子扎入湖中。他的身体如此魁梧，象一条巨大的鱼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偌大的湖面变成一个圆形的小潭穴。他钻入潭穴中不见了。水面出现一个急速旋转的漩涡……

一片宽阔而美丽的树叶在她头顶上忧忧郁郁地飘过。

雨白花花地浇着街道。

顾晓鹰抱着双臂，斜伸着一条腿，很潇洒、很耐心地静静地站在饭店门口。

黑色的连帽雨衣流淌着雨水。

他眯起眼望着远处雨雾中的十字路口。

一对又一对青年男女相挽着在他面前进进出出。他不理睬他们好奇打量的目光，也不理睬那些男人脸上流露出的优越感——那是一种有力量挽着女性进饭店请吃饭的优越感。他那一无所视的、冷傲的、满不在乎的脸上微微含着一种蔑视。他蔑视他们，他相信自己比他们更有钱，相信自己在女人面前有更大得多的魅力。

赵世芬一边回头和饭店里的人说着什么话，一边打开折叠伞，匆匆走出饭店门口。

一见顾晓鹰，她意外地怔了一下，随即目光闪烁地笑了：“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顾晓鹰冷冷地戏谑地瞥了她一眼：“我神通广大呗。”

“有事儿吗？”

“请你去一个地方玩儿玩儿。”

“这么大雨去哪儿？”

“去了就知道了。”

“不行，我还要回家呢！”

“不管上哪儿，请先上车吧。”顾晓鹰很有绅士风度地一伸手。

赵世芬这才发现马路边上停着一辆出租车。

“走吧，你就是想回家，也可以先上车嘛。”

赵世芬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快步走下台阶，和顾晓鹰一起钻入汽车。

一片美丽而宽阔的绿叶在雨中飘然下落着。

一辆灰色的小汽车在雨中急驶着，两边掠过北京东郊的田

野、村落、建筑。

吴凤珠和范书鸿坐在车内。他们刚去机场送走返回法国的邓秋白夫妇。

“雨下得真叫人烦。”吴凤珠看着白糊糊的车窗外。

“雨是别离愁。送秋白走，这雨正是气氛。”范书鸿说道。

“现在几点了？”

“下午五点。”

“怎么觉得和晚上一样？”

“下雨天暗嘛。”

“这雨让我感觉到了秋天。”

“夏天最热的时候还没到呢。你没看外面的树。”

一排排绿葱葱的杨树在车窗外掠过。

“这雨下得人心黯，就给我秋天的感觉嘛！”

范书鸿不说什么了。

这雨也同样给了他秋天的感觉。

一片宽阔美丽的绿叶在大雨中不引人注意地飘落着。

凌海伸手把房门关上，雨声一下小了。

他双手背在身后，拎着一根皮带。

他目光阴冷地、象锐利的刀子一样盯着垂首站立的小兰，久久没有说话。

小兰在他的目光下微微战栗着。

“把衣服脱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他低沉地命令道。

小兰身体微微震动了一下。

“听见没有？脱下来！”

小兰又静静地垂首停了半晌，然后驯服地、无声无息地把蓝

上衣脱了下来。里面穿着白衬衫，下身是蓝筒裙。

“再往下脱！”

小兰轻轻咬住下嘴唇，头埋在胸前。

“听见没有？”

白衬衫又慢慢地脱了下来。里面是小背心。

“再脱！都脱光！听见没有？聋了？”

背心又脱掉了，上身只剩下胸罩，下身只剩下短裤衩。

“都脱光！一丝不挂！”

小兰静静地站着，不动。

“你听见没有！”凌海凶恶地、压低声地吼道。

过了好久，小兰才慢慢地，把最后的披挂都脱了。她赤身裸体、瑟瑟缩缩地站在房间中央。

凌海背着手冷冷地打量着她，象是在观看一幅石像。

苗条白净的身条，有些削瘦，乳房略有些松弛地微微下垂着，头发蓬乱，几道混浊的汗水沿着脖子、锁骨慢慢往下淌着。

就这个身体，这么轻贱，瞅着蔫耷耷的样子，那瘦样，那微露肩胛骨的可怜的肩，那细脖上的青筋，那左臂上的一条小疤，就能想到她出身的低下！就能看见她父母家那肮脏的大杂院！这肉，这皮，这骨头，贱得不值钱，脏得不成样，象块谁都可以擦一下手的破毛巾！

他心中升起一种要任意宰割这肉体的残忍。

他冷笑一声，眯起眼，不动声色地扬起了皮带。

那片绿色落叶在窗外雨中眨着眼飘掠而过，留下一瞥绿色的目光。

雨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开了。

春平的房子漏雨了。越漏越厉害，桌子、书架、床都滴上水了。

一片忙乱之中，把隔壁那间堆放东西的“库房”打开了。把里面的自行车、什物都堆到大院门的门洞里。把房间里的床、桌子都搬了过来。

平平、夏平、卫华都七手八脚地帮着倒腾。

忙乱过去。春平满身泥水地呆立着。看看房顶，顶棚上几个破孔往下流着水，看看房间里，到处是接水的脸盆、木盆，滴滴嗒嗒。乱糟糟堆在一起的东西，狼藉不堪。那边的库房，尘土茸茸的来不及打扫，塞放着床、书架，也是乱七八糟。

“就这样先住吧。”黄平平揩了下额头的汗水。

“等雨停了，修好房顶，我就把库房让出来。”春平说。

“大姐，你们干脆就先住上这两间吧。”卫华说。

“别了，不要制造……麻烦了。”春平道。她原想说不要制造矛盾了，“世芬还没回来？”

“没有。”卫华看了看外面哗哗的大雨。

他没注意到有一片宽阔美丽的树叶在雨中飘落着……

父女俩站在敞开的阳台门前，看着白茫茫的大雨，看着影影绰绰的一幢幢楼房和街道，对着话。

“小莉，看着这雨，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顾恒背着手，含笑问。

“我什么样的心情？”小莉扬起头，“我特别想穿着游泳衣到雨里跑一跑，一边拼命跑，一边喊着，笑着，最好还和别人相互追着。”

“和谁追着？”

“不知道和谁。”

“你追他呢，还是他追你呢？”

“我追他，他也追我，最好是他追我。我拼命跑，一边跑一边笑，笑得喘不上气来才来劲。雨浇在身上凉凉的，肯定舒服透了！”小莉恍惚凝视的眼里漾着一丝微笑，她在瞬间的憧憬中体会着那种奔放的快乐。她真的想换上游泳衣下楼了，“爸爸，你看着这雨是什么心情？”

“我吗？……”顾恒笑着沉吟了一下，“我想起毛泽东的两句词，‘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爸，李向南的情况怎么样了？”

“什么情况？”

“别装糊涂。他的情况是不是又复杂化了？”

“小莉，你和他的关系真的没什么特殊内容吗？嗯？”

“是！爸，他的情况到底怎么复杂了？”

“你为什么这样着急问这件事啊？”

“不告诉算了！我不问了。”小莉说着转身就走，“不就是四机部有个女医生揭发了他吗？他们文化革命中恋爱过一阵，李向南有一些信在她手里，现在被一些人当成了揭发材料。不就是这些新情况吗？”

“你怎么知道的？”

“天下没有我不知道的！再见！”

小莉丢下父亲，回到自己房间里换上了游泳衣。她刚要往楼下跑，在穿衣镜前照了照，犹豫了一下，又裹上一件塑料雨衣，跑下楼去了。

迎面扑来的烟雨中，一片宽阔美丽的绿叶快活地飘过。

李向南在雨中走着。

他没有打伞，没穿雨衣。雨哗哗地下着，浇在头上，淋在身上，打在胸前，衣服湿淋淋地裹在身上，湿透身心的舒服。没带雨具，被雨打湿了，索性在雨中淋个透，这也是件痛快事。

他高卷着裤腿，赤脚穿着凉鞋，蹚着街边湍急浑黄的流水。那水溶着夏日柏油马路和泥土的温热，暖暖的，冲刷着脚面、小腿，很舒服。还能感到水中砂土对皮肤的摩擦。

他这样走着，又有些心情惆怅地淡淡地想着什么。神思恍惚中，感觉分外敏锐。淋在脸上、身上的雨水是凉的——这让他感到高空的寒凉，云的温度；蹚在脚下的流水则是温的——这让他感到天地交融后大地的温度。

雨水只有落到地上，吸收了大地的温热之后，才使人感到：这雨是夏天的。

大地比天空更能储存热量，性格更稳定。

气温不是比地温要变幻无常得多？

天地交融，四季旋转。天地之间，现在只走着他一个人。

迎面扑来的雨，迷迷蒙蒙。雨的世界，雨的网，雨的海，象大自然的一个沉思。

他也在沉思。

一片绿色的落叶在他眼前飘落着，左一飘，右一飘，最后款款飘落在地上。

他俯身把它捡起来——刚才它的飘落曲线，有什么神妙的感觉打动了他。

这是一片宽阔美丽的树叶，有着绿中微微透着黄的、晶莹精致的叶柄。

叶面上分布着细细的脉络，那是叶柄的分枝，是叶子的血管和骨骼。

他看着这片绿叶，它那样肥厚，那样碧绿，那样光泽，充满了生命。凝聚着一个春天的光明，又洋溢着夏天的热力。

在它的顶端却有一小斑微微显露着黄色。

他捏着叶柄，慢慢捻转着在雨中走着。

他眼前突然变得模糊起来。

他觉得是自己——童年的自己——举着一片绿得透明、绿得发亮的树叶在田野上飞跑。

阳光照着他。

蓝天在两边掠过。

黄土地在两边掠过。

黄土地与蓝天的分界线——那条不知是黄的还是蓝的地平线——也旋转着掠过。

透明的空气也在掠过。

春天在两边掠过着。

奇怪，那跑着的是自己吗？

最近为什么越来越多地在梦境、幻觉中看到自己的童年呢？

自己现在不是在春天里，而是在夏日里，在暖热的夏雨中，拿着一片肥厚而已经不透明的绿叶在走着，不是跑着。

他突然在生命深处漾起一种神秘的、奇特的感觉。

朦朦胧胧中涌上的思想是：雨下着，天还要变得更热；夏天的雨还下下去，最热的天气便过去了；再下雨，再刮风，就慢慢变凉了；再有一天，突然，秋天到了……

自己怎么想到秋天了？

他被一种急快的节奏打断了沉思，抬起头。

一个穿着红色游泳衣的姑娘在大雨中快活地迎面跑来，苗条美丽的身段在白茫茫的雨雾中动人地闪动着。溅踏起的水花在她脚下盛开着。她右手高扬着一件半透明的蓝色塑料雨衣，象面蓝色旗帜向后飘动着。她一边跑，一边象放风筝一样——又象是被人追赶一样——扭头朝后看着，咯咯笑着。

她和李向南几乎撞个满怀，一下站住了。

顾小莉！

“是你？”

“是你？”

两个人都惊喜着。

“谁在后面追你？”

“没有——一个我臆想的人在追我！”小莉快活地笑着，雨水浇在她那湿淋淋的、缎子般光亮的肩上、胳膊上，飞溅着，“你怎么也在雨中淋着？”

两个人都笑了。

“我送你一件礼物。”两个人并肩走了几步，李向南站住，含笑抬起手，把那片宽阔、美丽、碧绿的树叶递给小莉。

“我也送你一件礼物。”小莉左手接过树叶，伸出右手来。

她手中也捏着一片绿叶。那是片鲜嫩的、半透明的小树叶。

“我是刚刚捡的。”

“我是刚刚摘的。”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都被这神奇的巧合震慑了。

为什么，他们会在雨中相遇？又都用一片绿叶给对方作礼物？

“你的这片树叶怎么这么嫩，象是春天的叶子？”李向南接过

小莉的树叶，凝视着。

“我这是小树，它刚刚长出了叶子。”小莉含笑注视着李向南。

隔着大雨，李向南和小莉在雨中面对面相视着，各自手里拿着对方递过来的树叶。

“你的树叶是小树上摘的，它发芽、长成的晚，可是，秋天一到，它照样要和其它树上的叶子一起飘落！生得晚并不一定落得晚。”他说。

“那我不管。我不管以后，我只管现在。谁象你，除了现在还要想以后，想以前；除了自己，还要想别人；除了快乐，还要想什么义务、责任！累死了！沉重死了！”

小莉在雨中快活地说着，很帅气地甩抖着水淋淋的头发，水珠在雨中横扫过来，正落在李向南脸上，他眨着眼，笑了，感到她的可爱。那穿着游泳衣，裸露着臂膀、大腿的苗条、健美的身体，被雨淋透显得更加娇嫩光润，温热洋溢。

隔着白花的雨，很短的距离，他感到着异性的吸引。他只要伸出手揽住她，她就会很热烈、很快活地扑在他怀里，搂着他的脖子——他能清楚地感到她身体内的这种冲动——就会咯咯笑着趴在他肩上，吻他的脖颈，就会扬起脸，闭上眼，摸索着把嘴唇送给他。

然而，他没有任何动作。离她越近，她越吸引他，他越感到两人间的对立。这是他的理智不能不正视的对立。

“你活得太轻松罗！”他揶揄道，“我不能象你那样只考虑现在，我还有过去和未来。”

“我眼里只有自己！”

“我也考虑自己的利益，可我更愿意考虑和研究各种人的利